



两个虎子

两个虎子

儿童短篇小说集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两个虎子

儿童短篇小说集

•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•

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9·118 定价：0.20元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编入了《眼力》、《我跟哥哥看大闸》、《两个虎子》、《挑战》、《我的老师》等五篇儿童小说。作品主要反映了少年儿童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，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、批林批孔运动，提高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觉悟，热爱祖国、热爱劳动的革命风貌。

目 录

眼 力·····	段剑秋 (1)
我跟哥哥看大闸·····	杨清广 (22)
两个虎子·····	顾澄郁 (44)
挑 战·····	郭建华 (59)
我的老师·····	王宗明 (75)



段剑秋

赵庄有条十字街，西南角有棵大槐树，槐树下是个四合院，红小兵武装小分队队长江明就住在那座高根基、石灰墙的红瓦房里。

“滴哒，滴哒……”鸡啄米的小闹钟转了一圈又一圈，星期天又到了！

美丽的朝霞给大槐树披上了红纱彩带，小雀儿站在树枝上尾巴一翘一翘叫喳喳。江明一觉醒来，哟！窗户棧子都红了。扭头看看妹妹，嘿！她还闭着眼，合着嘴，小鼻翅儿直乎闪哪！

江明今天要办一件要紧的事。“十大”以来，教育

革命越搞越火红啦！学校贫管会的负责人李爷爷，帮助学校办起“五·七”小农场、“五·七”小车间，最近还成立了“红小兵武装小分队”，向解放军叔叔学习。红缨枪备齐了，保卫庄稼的任务也领来了，可还没有训练哪！大伙商量：站岗放哨先得练眼力，这得请李爷爷来教。他是个老党员，大队养猪场场长，早先还是渤海游击队里有名的神枪手哩！他说打日本鬼子的鼻子尖，保险偏不到眼眶上去。他的枪法咋那么好呀？据说他的眼力好。于是，江明和副队长胖柱商量，今天先到养猪场给李爷爷送个信儿。这事可不能叫妹妹知道，她脾气可强啦，跟李爷爷缠起来没完没了，要不怎么能叫她“强妮”呢？

江明今年十三岁，中等个，圆圆的脸，端端正正的鼻子透出股大人的稳重劲，忽闪闪的大眼睛显得格外精神。他学习好，劳动好，对错误的东西毫不留情。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第一张大字报，就是他写的。尤其他那个爱思考的劲头，大伙更佩服。就连爱挺胸脯的胖柱，也是看他的眼色行事。要不，咋一致选他当队长呢！

江明怕惊醒了妹妹，他轻轻地坐起来，先穿上那件火焰般的红背心，又穿上草绿色的小短裤，伸手抓过半截袖的小白褂，正要下炕，突然被江妮抓住衣襟

几。

“干啥去呀？”江妮一轱辘爬起来。她刚才是闭着眼睛装睡哪！

“嗯……”江明正要解释，“咚咚咚”，闯进又高又粗的胖柱。胖柱的劲可大啦，两只手能提动两桶水，缺点是看不起小同学。他见江妮拉住江明不放，便挺着胸脯走上来，一板正经地对江妮说：“我们练眼力当炮兵，你能行？”当炮兵练眼力是他听民兵连长虎子哥说的。

江妮的羊角小辫一扑楞，瞪了胖柱一眼：“我就要当炮兵！”

胖柱摇晃着结实的胳膊说：“你能扛动大炮？”

江妮可不让人，她抓住话把开了机关枪：“羞！羞！大炮都是汽车拉，谁见扛大炮来？还念四年级哩！”

胖柱“腾”地涨红了脸，忙揭江妮的短：“你多能耐啊，那天李爷爷逮了个地老鼠，你都不敢拿！”

江明见他俩顶起来，赶忙调解：“胖柱，你不要看不起小同学；江妮，你也不要任性，说话不让人。咱们红小兵最听毛主席的话，‘要团结，不要分裂’。”

经江明这么一说，胖柱和江妮也都“噗味”一声笑了。三人手拉手地往养猪场走去。养猪场在庄西，门前有排大柳树，树前是个小池塘，树后是个大院子，

宽大的木栅门，人头高的白院墙，院里是一排排整齐的猪圈，圈圈满是猪。李爷爷起得可早啦，他正在一排大缸跟前拌糖化饲料，他的徒弟——下乡知识青年张梅姐正在往里担水。最近繁殖的那窝小白猪围在他脚前脚后“吱儿吱儿”地乱窜乱叫。这是李爷爷和张梅姐培育的新品种，吃的多，上膘快，正在本地区推广，为这事报纸上还登了好大一篇，题目是《大养其猪的新篇章》。

江明向李爷爷说明来意，问：“爷爷，你咋练的呀，眼力那么好？”胖柱在一边帮腔：“有个好办法吧？”江妮急得抱住李爷爷的胳膊又摇又晃：“给我说，我先当炮兵。”

李爷爷听了哈哈大笑，花白的胡子抖起来。他是个老“少年”啦，打日本鬼子的时候，他负责组织了个“娃娃队”；土改那阵子，他又领导儿童团；文化大革命以来，贫下中农推荐他管理学校，他就把心思全用到红小兵身上。他给红小兵上阶级教育课，教红小兵务农，做工，搞革命大批判。红小兵武装小分队成立以后，他也在想：怎么教孩子们搞好学军这一课呢？学习解放军，头一条就要心红眼亮，认清敌、我、友。革命步步胜利，敌人也更加阴险狡猾，要识破敌人的新花招，就得教孩子们锻炼眼力。他正打算去找孩子

们讲讲这一课，江明他们先找上门来了。

李爷爷告诉他们说：“要枪法打得准，这个眼力好练，只要下上苦功夫；最要紧的还是先练认人。”

胖柱一听，挺起胸脯很自信地说：“行！只要见上一面，我就能记住。”

江妮也忙说：“那次我走姨家，认识了好几位红小兵呢！”

江明的两只大眼闪忽了几下没吭声。在红小兵们的眼里，他是个有心计的人，遇事爱思考。这会听李爷爷一说，又动开了脑筋：“练眼力为啥先练认人呢？咋练哪？”……

正在这时，一头小白猪“吱儿吱儿”跑到栅门外。“小白猪跑啦！”江明一声呼喊，拔腿去撵小白猪。胖柱和江妮也跟着去撵猪了。

二

这头小猪可美啦，浑身雪白，胖乎乎的，两个耳朵尖上有块小黑斑，就象两朵黑花儿。

胖柱最先赶过去，小白猪围着小池塘转圈圈。胖柱这边赶，它往那边转；胖柱那边赶，它往这边转。急得胖柱满头大汗，拾起块坷垃就要砸，江明一把拦住：

“不能打！”



“咋？”

“这是新品种呀！为它，李爷爷和张梅姐可没少操了心。这品种推广以后，可给学大寨助了劲。”

胖柱挠挠头皮：“它不回来咋办？”

江明说：“光你一个不行，咱仨一齐赶。”

真是团结起来力量大呀！三人拉开包围圈，小白猪没法兜圈子了。它晃着两只小耳朵，“吱儿吱儿”尖叫着，屁股一转，“哧溜”钻进了棒子地。这是片春棒子，秸

子又粗又密，棒锤子一个个象牛角。胖柱刚要往里钻，“嘭”！棒锤子碰着了光光头。弯下腰吧，身粗个大钻不进。江明当机立断，朝江妮一挥手：“上！”

江妮沾了身个小的光，腰一弓，“唰唰唰”钻进了棒子地。小白猪真调皮，它跑出棒子地，接着跳进水沟窜到对岸上，还回过头来晃耳朵。这可到胖柱大显身手的时候了，他一阵猛跑，“嗖”地跳过小水沟，吓得小白猪“吱”地一声叫。

江明把妹妹背过水沟，赶上胖柱，小白猪又钻进刺槐林里了。这林子才栽上几年，散蓬蓬的枝儿，硬尖尖的刺儿，可难往里进啦。江明可不怕！他那股冲劲是有名的啦，遇到困难总是跑在前头，这会他又抢先钻进刺槐林。林又密，刺又多，一会儿挂住小白褂，一会儿咬住绿裤子，胳膊腿上划了些血道道，江明却一点不在乎。他想：“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，要向解放军叔叔学习；解放军叔叔作战不怕枪子围着身子转，咱扎上个刺儿怕啥？”

三人左追右赶，穿树林，转草垛……转眼，小白猪无影无踪了。哪里去了呢？三人急得团团转。猛抬头，张梅姐跑来了，呀！她脸上滚着汗珠子，小花褂儿都湿透啦！张梅姐喘着粗气问：“小白猪呢？”江明把追猪的过程说了一遍。张梅姐想了一会，说：“我再到

远处找找，你们到户家问问吧！”

太阳爬上树梢儿，红喷喷的脸儿，笑咪咪的眼儿，给树梢、房顶、瓦檐儿都抹了一层红光。这红光也抹到江明、胖柱和江妮的脸蛋上。

江明按照张梅姐的嘱咐进了村，从这胡同串到那胡同，从这户走到那户，逢人就问，一会儿来到村东南角。这里有个破烂邋遢的小院，墙皮裂着缝，屋檐上满是蜘蛛网，院墙顶上长着绿绿的青苔长长的草，大门整天关着，象个怕见阳光的老鼠洞。这是地婆婆马蜂窝的家。

马蜂窝原是马家地主的娇小姐，恶霸地主赵大头的小老婆，只因坏心眼比马蜂窠子还要毒，由此得名马蜂窝。赵大头勾结汉奸杀害我地下党员，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；马蜂窝假惺惺地低头认罪，得到宽大处理。可是，她一天也没有真老实，人前低着头，暗里插黑手。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，镇的她不敢搞大的破坏，可小爪子却断不了乱抓挠。她对新社会恨之入骨，对新事物更是誓不两立。上个星期的批判会上，张梅姐就揭发批判了她偷往猪圈抛包着老鼠药的菜团子，妄图药死新品种猪的罪行。

胖柱撸起袖子刚要砸门，被江明一把拦住：“甭慌，咱先听听动静。”江妮忙把耳朵贴到门缝上。“有动静！”

江妮小声招呼。可当江明和胖柱再听时，啥动静也没有了。“咋办？”胖柱问江明。江明转了转眼珠想了想，说：“马蜂窝坏水多，不能轻易放过，咱得多长个心眼。”

正说着，大门忽然敞开一道缝，接着伸出一个小脑袋来，正是马蜂窝。她皮笑肉不笑地对着江明他们说：“啊，红小兵起得真早啊！今天又去干什么好事啊？”江明没有答理她，从门缝里看过去，只见院里脏极了，满地乱蓬蓬的杂草烂柴禾，南边是又高又密的麻子棵。“小白猪钻进麻子棵里了吧？”江明正在想着，胖柱已经抬起腿来想走进大门去。江明一把拉着胖柱说：“走，到河滩玩去！”身后传来马蜂窝的声音：“别走哇，我给你们烙甜火烧吃……”

江明听了又扎耳朵又恶心。甭看马蜂窝净用好话甜人，心里还不知道包着啥毒药呢！江明回过头来骂了一句：“少来糖衣炮弹！”江妮也耸着鼻子“呸！”了一声。三人就快步走了。

走出老远，胖柱很不高兴地说：“咋不让进去翻翻啊？”江明说：“毛主席说嘛，不打无把握的仗。咱学解放军先侦察一下再说。”胖柱一听，拍着后脑勺说：“还真是呢！”

三

吃过早饭，江明、胖柱和江妮又来到大槐树底下集合。张梅姐说小白猪不可能跑到远处去，他们决定继续围着村子找。

这正是上工的时候，十字街上人来人往。运肥的马车排成串，治虫队背着喷雾器，积肥队推着小车扛着锹，“半边天”们扛着锄。连往常不爱出工的马蜂窝也来了。她怕人们看不到她的“积极性”，拿了块瓷瓦片儿，“唛啦唛啦”使劲磨那张长满红锈的锄。

马蜂窝一边磨锄一边嘀咕早晨的事。这些年来，由于她一次次的失败落了个“惶惶病”，每天早晨一起床，被不叠，头不梳，先跑到门口看动静。今天早晨一开门，一头小白猪窜到大门口。她四下一张望，没有人，赶忙把猪圈进院里逮起来，藏到那个藏过多次赃物、从没被人发现的地处。这时她听到街上有动静，就打开门缝瞅瞅。一看，是江明、胖柱和江妮三个孩子，她哪里放在心上！江明他们走后，马蜂窝取出小白猪，一眼看到耳朵尖上的两朵小黑花。呀！这不是最近繁殖的新品种吗？这一来，她的气更大了，拿了把刀子就往小猪心口捅。啊，不行！这会风声正紧，一刀捅不死，小猪吱吱叫，血淋淋的招苍蝇，惹麻烦。不如先

留两天再处置。但她又觉得一股毒气出不来，恨得咬牙切齿的。就攥着猪嘴“吭”地剪下个耳朵尖，狠狠地往墙旮旯里一摔：“再叫你们搞新品种！”

听到街上出工的人们的叫喊声，马蜂窝摸起把锄也来到街上。她见队长走过来，想走上前去说句“积极话”，又怕屁股一扭露尾巴，赶忙低头装成一副老实样子。队长走过去，马蜂窝抬起头来，嘴角上露出冷笑，正好和江明、胖柱、江妮炯炯的眼神相遇，她惊慌地赶快低下了头。她想：怎么个事啊！这三个毛孩子老盯着我！

这天上午，江明和胖柱、江妮到村里村外、旮旯见旮旯都找了一遍，仍没找到小白猪。江妮急得直擦鼻尖上的汗，胖柱急得直拍后脑勺，江明心里也发急，可他越急越爱琢磨事。他想：这小白猪能跑到哪里去了？为啥老是找不到呀？今天马蜂窝老早出工，真有点反常。”他对胖柱和江妮说：“走，再找李爷爷去！”

他们来到村西口，见大柳树底下站着四个人，象是开碰头会的样子。谁呀？江明一眼看出来，那个大高个子是党支部书记赵大伯，粗身腰的是民兵连长虎子哥，对脸站着的是张梅姐和李爷爷。干啥？是为小白猪的事吧！不巧，没等他们走到，碰头会就结束了。

李爷爷把他们招呼过去，笑嘻嘻地问：“找到小白

猪了吗？”

江妮站在一旁光噉嘴；胖柱咬着下嘴唇儿喘粗气；江明把找猪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还特别详细地说了说马蜂窝的表现。

李爷爷听了点点头。起初，他对这事没大在意，听张梅和江明一说，才觉得里头有文章。他想了想，觉得这正是让孩子们练眼力的好机会，就告诉他们说：“交给你们个重要任务，怎么样？”



三人“唰”地挺起胸脯：“行！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李爷爷把他们叫到猪场里面，帮助他们分析了一下情况，最后说：“这可要看你们的眼力啦！”

四

下午三、四点钟的太阳，仍象一团大火球，烤得